



(一) 日二十月七戌戊歷陰

日曜水 日七月九年二武光韓大

光武二年三月
八日
農商工部認可

皇城新聞

每日刊行
第一卷
第三號

論說

◎(博士言志)博士某

余之至交也、譚論高妙、動稱聖賢、爲世人所瞻仰、以經明行脩、近膺是職、益復顧瞻自豪、睥睨一時、造余而言曰、大丈夫處今之世、不能立功建業、顧此老朽、髮已種種、日月逝矣、有志莫伸、真令人短氣也、余不覺起敬而對曰、先生之屈沈、誰不歎惜、然古之不遇時者、亦有立言、以垂不朽者矣、願先生教之、博士愀然、良久曰、今國勢之不振、蓋由於名分掃地、下流常品濫叨官爵、卽如某人、吾所前日僮而畜之者也、某人、吾所卑而役之者也、今皆一朝冠帶在身、儼然一貌、令人嘔氣、且某友、是先正後裔而甘與此類追逐、

甚有爾我相呼、情若金蘭、固知此友、他日發跡、必羞與此輩爲伍、然姑以目前言之、豈不是一魚濁水、此可謂寒心而痛哭者也、且如科舉一途乃、先王取士之法、吾儕進身之階、惟彼、兇類、妄稱開化、猝然革罷、因之士林喪氣、賢路杜絕、今雖略爲復舊、而卽如我亦不過博士一啣、已自問我乃清族、翰林待教之名、今安在哉、吁嗟吁嗟、博士之稱、使人愧殺、如此而國欲不危、得乎、爲今計、莫如嚴立紀綱、班常不紊、頻設科舉、以慰士心、然後諸般政務、次第興復、庶國脈復延於既絕、而士氣從以奮發、此吾所以日夜籌想、獻策當道、而耿耿者、尙不知省、豈非仁人志士之太息流涕者哉、言際、鬚張唾流、仰天長嘯、余復整容危坐而言曰、先生之言、聽之審矣、余前日但知先生之貌矣、今日乃方知先生之心矣、茲不揣冒犯、謹茲獻規、幸恕之、天生蒸民、元無貴賤之別、王者用人、亦無親疎之殊、若曰貴者常貴、陶潛何止令於彭澤、賤者常賤、寧戚安能舉于齊桓、且如清國會國藩、四百年農家子也、然惟其賢故、功名震于當時、勳業蓋於一世、其國至今賴之、薛仁貴、本遼東人、以其地卑、恨不見用、叛投于唐、還爲太宗効力、若令高勾麗、不論門地、早先收用則、雖英武如太宗、安市之役、非但片甲不回、焉能全軀還國、鄭錦

南賴李白沙相公之識、拔爲國効忠、能抗強鄰、由此觀之、用人之不廣、適足以取敗亡、千百載以來、巖穴之下、豈無其人、睨目時艱、眷懷大局、有志莫伸、而遞世無聞者、亦何限、且設官分職、所以治天下者、而世家大族、占爲己有、不論國之安危、民之困瘁、肆其暴虐、可乎、且如科舉一途、本爲取賢而設、今士子所習、不過詩賦表策、所讀乃四書三經、而究止於探章摘句而已、至於天文地理算學商業及一切富國強民之書、茫然莫知、反其立於朝廷不但手足罔措、且其行爲、貪權樂勢、蠹國病民、尤其甚者、直與盜跖相伯仲、但曰我乃貴族、富貴吾所有、非他人強預者、此乃理也耶、義也耶、且敢問先生職、居博士、博士之稱、實爲何據、不過定班常、壓制民人、設科舉、盜竊榮祿、博士職、固如此耶、如先生者、既可爲民瘼、亦可曰斯文之賊、請毋以此言、污人也、恐有鳴鼓、以攻之者也、博士慚不能答、然博士固痼於班者也、乃強顏曰子非班也、故有此言、拱手謝去後不復來

官報

●九月六日

●宮廷錄事○詔曰前侍從李準榮特免懲戒、九月三日